## 夜允杯

## 新民晚報

朋

友

一个礼拜回老家几 次,每次都吃丝瓜,不是吃 清炒丝瓜,就是吃丝瓜炒 蛋、丝瓜蛋汤。有一次还吃 了生丝瓜,就是将刨皮的丝 瓜在开水里焯上三四分钟 然后用鲜酱油拌拌就吃 了。到晚上, 回南桥 时,母亲还要我带上 几条。就这样,吃丝

瓜的次数多了,感觉 对不起它,总想着应该去看 丝瓜。当日中午,太阳射线 根根清楚,我还是将半干半 湿的毛巾搭在头顶,迎着热 浪去了菜园。

丝瓜的根都不种在菜 园的畦上。菜园里所有的 泥土都种上了其他蔬菜,丝 瓜全部贴在菜园边口的竹 笆上,是顺着竹笆长满藤蔓 的。丝瓜的根与竹笆的根 在一起,竹笆插在什么地 方, 丝瓜的根在什么地方。 当丝瓜长成苗儿,成为藤 蔓,就开始在竹笆上慢慢攀 爬,将自己缠绕在竹笆上 下,然后开花,再在花朵的 根部生出丝瓜来。我的心 里升腾起一种敬意:丝瓜是 好样的,一不占土地,二不 会生气,只知道把自己长 长、长粗。

我还看到了丝瓜的另 一个景象,菜园的竹笆很 高,大概在一米半。丝瓜先 爬上竹笆一尺,藤蔓就开始 横向发展,它们很自觉,一 半朝北边爬行,一半朝南面 爬行。爬了两三米后停下 来,又分支朝北爬行,朝南

清晨起床,听到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声,拉开窗帘,外 面果然是细雨朦胧中。炎热的夏天,来一场大雨或者如 眼前一样的小雨,那一种舒爽无以言表。这样的天气适 合散步,适合在雨中享受美景。梳洗之后,我匆匆出门, 在楼道里就已经感受到外面清凉的气息。清晨的小雨如

此清爽,落在身上也算是悄无声息。



要不是瓢泼大雨,正好可以漫步,晴天艳 阳高照更不应该打伞,阳光和阴雨都是大 自然的恩赐,接受阳光沐浴,享受雨中漫 步,于我都是幸福,岁月静好就是如此吧?

雨倾盆。我和霞拉着行李箱望着眼前的大雨一筹莫展,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白族姑娘金花。金花当时打一把很 大的雨伞,她走过来的时候,顺手把伞倾斜过来,为我挡

她的笑容打动,和霞一起上 了金花的车。这个善良的 白族姑娘能歌善舞. 勤劳朴 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雨天,适合放松也适 合矫情。这条曲曲弯弯的 林荫小道,每天夜跑我都 是一遍遍丈量。这里的一 草一木我很熟悉,熟悉到 清楚它占据的每一个位 置:这里的一草一木我又 是如此陌生,陌生到我想 不起它们具体的模样。像 这样的早晨,像这样空气 清幽的天气,我难得有这 样的机会,真正去观察去 辨认去揣摩……

雨还在继续下,也许, 我应该有一次出游,让自己 身心放松,也许我应该放下 一切陪伴老妈,也许应该找 个时间约会亲朋,也许我应 该犒劳自己的胃,认认真真 为自己做一次饭……太多 太多的也许,太多太多的遗 憾,让我内心深感不安。以 后,我应该调整自己的时间 和生活,努力把一个个也许 一个个现实。

叠、不零乱,很有秩序。如 铸就,周身是光滑的,但丝 此爬行,藤蔓就牢牢地固定 在竹笆上,风刮来,雨打来, 丝瓜叶面被吹翻、吹刮了, 花朵儿吹散、吹落了,藤蔓 却始终缠绕在竹笆上 一直 不分离。丝瓜起先的样儿

## 丝瓜的藤蔓 高明昌

像手指儿,粗细也差不多。 当长到像黄瓜一样的个儿, 成为一条半斤重、一斤重的 长条瓜儿,丝瓜就垂落下 来,毫无声息地隐藏在藤蔓 间,悄悄等待主人来摘取。

最让我感动的是,南 边的两棵丝瓜藤蔓爬到-定高度后,"看见"了连着平 房屋檐的一根绳索,就将自 己的藤蔓伸了过去,硬是爬 到了屋檐那边,而且边爬边 开花,边长出丝瓜。我有点 不理解,丝瓜的藤蔓是无眼 的,也是无心的,是谁给它 们如此智慧的。仔细看,发 现丝瓜藤蔓的尖头极为重 要,它是丝瓜引路人,它伸 向哪里,藤蔓就缠绕到哪 里,而且我看见,这尖儿会 打转儿,这一段是从左边向 右边绕的,那一段一定是右 边绕向左边的,绝不会绕错 方向的,真的像一位沉稳的 向导,带领大家走向远方。

老家的丝瓜还不只有 这些能耐,真正让我半天说 不出话的是丝瓜的另一种 表现:就像一个蜘蛛侠。你 看,菜园的边口,两根电线

爬行。是梯次爬行的,不重 杆傲然耸立,电线杆是水泥

沿着曲曲折折林荫小道行走,我的心 情仿佛也变得湿润了。我不喜欢打伞,只

那年夏天在丽江,正赶上下雨。走出丽江车站时,大

住了溅在身上的雨水,我被 对着一朵木槿花,忆起五年 前的一件事。 2019年4月20日. 我去中山

1959年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曾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 任,是红学专家,1996年退休,住在 中山大学蒲园区的教师楼。 冒昧打扰一位年岁已高的学 者,内心忐忑。曾老师怕我们难 找,已在楼下等。眼前的曾老师穿 件淡棕色的毛线衣,外面套了-件米白色的那种四个口袋的马甲, 个子又高又瘦,满头银发,站在那

> 雨,先去看董先生住过的房子。 我此行就是因董每戡先生 (1917-1980)来的。董先生是温 州南戏故里走出来的一位戏剧史 研究专家、戏剧家,生前是中山大 学教授。董先生在少年时就离开 温州去上海大学读书,毕业后跟随 田汉投身抗战戏剧运动,转战各 地,少有机会回乡,又因去世得早, 温州人知道董先生的不多。了解

儿微笑着。他说,等会儿还会下

大学拜访曾扬华教授,正逢谷雨节

气。曾扬华教授是江西泰和人,

一位研究戏剧史 雅玩 的大家,书斋读

瓜藤蔓照样爬了上去,而且 能爬到头顶,你去看一下, 就会眼见,丝瓜藤无限的攀 爬能力,它们像一个精灵, 后将苗川贴在杆子身上,再

> 让藤蔓在电线杆上-个圈、两个圈、三个圈, 转圈后再往上爬,-

直爬到电线杆的顶 部,真的是电线杆有多长, 藤蔓就有多长。我看到这 样的丝瓜藤蔓,差点儿落下 感佩的泪水,那份执着的精 神真的感动天地,感动我, 也令我想到了许多的事儿。

现在的我,吃丝瓜很 少想它的禅味, 倒是丝瓜那 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精神, 深深地镌刻在我心底、让我 感觉我该怎样看待生活,该 怎样对待生活。

我以为在乡下过暑天 比城里要好得多。乡下生 态环境好,早上空气清新, 露珠挂满枝头,晨风拂过冒 着热气的塘面,撩起波纹。 而乡下的夏夜,则更 富有诗情画意,那浓

浓的人情味直的今人

回味,难以忘怀……

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村里人都在种田地,没 人外出打工,即使是手工业 者也是早出晚归。暑夏"双 抢"大忙季节到了,干了一 天活的大人们,趁着夕阳的 余晖拖着一身暑气全都回 了家,此时村子又热闹起 来,家家屋顶上炊烟缭绕, 女人们开始烧水做晚饭、给 小孩洗澡,这是女人收工回

家后最忙的时候。男人们 勤快地下塘挑吃用的水,爱 抽烟的就赤膊坐在门口跷 起二郎腿,抽起水烟筒来, 火光一闪一闪,叶出长长的

## 乡村复夜琐忆

烟雾,再拿起茶壶筛满一大 瓦钵隔夜茶来,仰起脖子一 口气喝他个钵底朝天,歇会 儿就下塘游泳洗澡

家中有大孩子的就帮 小孩子洗澡,没大孩子,妈 就亲自上阵,有小孩不听话 不愿洗,孩子妈就从前屋赶 到后屋,逮住了一顿臭骂, 揪着耳朵往家里拉。家里

中秋之僑

中秋的标志载体是 "月"。古时的中秋,除了祭 月、上香、行礼,赏月也是必行 的礼仪。避暑山庄的"云山胜 地"是当年乾隆帝中秋常月吟

木槿小记

诗的地方。他在此作了上百首赏月诗,大部分由当时 多位著名画家附画、设色,并由乾隆亲题"御诗

中秋的主旨意蕴是"圆"。在孩提时,家乡崇明的 中秋节,有浓浓的乡土味。那时很多人家吃不上月饼, 乡里人就用刚秋收上来的新大米碾制成米粉,做米团、 米饼、圆子,象征团圆。晚上,把桌子抬到院子里,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吃圆子、芋艿、毛豆、花生,赏月。饭后, 还要玩灯笼、掼火球、踩高跷……中秋的内核是"情", 我们心中的圆月,皎皎如玉盘,盛满清纯的天理人情。

来终觉浅,走访董先生工作与生活

重教授陪我去过东北区原六号

楼,那里是1958年秋天,董每戡

先生离开中山大学前居住的房

子,一栋单门独院的二层小洋

(董每戡哲嗣)与曾老师认识已有

四十多年,他说曾老师走路一直

如裹了小脚的女人,这个比喻着

实可爱。我们往东走,连日下雨,

地上长满了青苔,路上没有遇见

一个人。上了台阶,来到一幢陈

旧的四层红砖楼前。这是一幢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以前是

"西南区77号甲之三",现在楼牌

上写着"中山大学蒲园区652

号",墙体上恣意生长的青苔,砖

缝里长出的蕨草,纵横曲折的塑

料管,陈旧的信箱,都显示了这幢

楼经历的岁月。曾老师说,当年

董先生一家就住在这里的一楼,

他住在董先生家对面楼,董先生

楼。曾老师已拿着-

把长伞在前面走,走

得很慢,可以说小心

翼翼,师母胡韵玲跟

在他旁边。董苗老师

前一天下午,中山大学陈志

讨的地方,是必须要做的功课。

床搬到外面来吃晚饭,待到 一切完毕,月亮也好像洗好 了澡从山那边探出头来,看 看村里人出来乘凉没有。 果然不一会儿,道场

热,就把小桌子、小凳子、竹

月饼千款,问候同款。

上乘凉的人越来越 多,有的搬竹床,有的 搬椅子、凳子,还有的 拿草席,到外热热闹

闹。那时农村没电灯、电视 机,也没有电风扇,更别说 空调,蚊香听都没听说过。

晚上家里很闷热,只 有到外面露天乘凉。外面 的蚊子特别多,驱蚊还是老 祖宗留下的老方法,提前割 些艾蒿,晒个半干,用稻草 绑成条状草把,一般四五尺 长一个,每次多绑点,备作 日后驱蚊用。晚上每家门 前都点艾蒿把,并拿起艾蒿 押横扫四周,目的是扩大驱 蚊范围。艾蒿驱蚊真有效, 不但味道芳香,还能随身 带,换个地方乘凉把它挪动 就行,既方便又实用。

当月亮升到两三丈 高,白天的暑气也降下来 时,休整了一顿饭的工夫, 人们疲劳渐消,又开始精神 起来了。男女老少畅所欲 言,笑话、故事、奇闻、道听 途说,月亮和星星共作灯。 夏夜乘凉,是农村人沟通心 的。亲密程度往往甚于兄弟与夫妻,陶渊明说的恰如 其分:"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朋友往往始于酒肉、终于酒肉。 朋友间的口头禅:有

空吃老酒噢! 朋友们相濡以沫干酒席上, 推杯换盏间。

人的社会关系中,朋友从古至今都是自由选择

人类如此美好的情感,到了尖刻的文人笔下,酒肉朋友就 成贬义词。但如果止步于酒肉,做朋友不 免太单一,幸亏圣人孔子在酒肉之外,丰 富了更本质的元素:益者三友之一,友多 闻。从此酒肉之外还有教诲,一箭双雕, 酒肉朋友内存暴增,价值翻倍暴涨。

初识杨浦区中心医院中医张鸣医生 于朋友的酒桌上,气味相投,遂成朋友。 我常在酒席上请益。朋友送我几罐黑龙 江森林蜂蜜,不掺糖,无标贴,非卖品,我 每天一早一小勺蜂蜜,想不到大便有些

不畅,他看看我的脸,问:你是不是最近在节食减肥? 我说是呀,你怎么知道,他说看你突然瘦了。你进食 少,肠里杂质少,排便就少。这样吧,蜂蜜从早上改到 晚上喝.看看。第二天.果然。

酒肉朋友赋能,溢出的就是营养,我 称之为营养朋友。我为人粗疏,一篇文章 草草写完,倚马可待之余,收获一箩筐错 别字。在投稿的信封上,把编辑部写成编 五颜六色 "缉"部。除了他与她分辨清晰,买与卖就有些迷惑,"的

地、得"永远是一笔糊涂账。一位公司文员忍不住说:我 实在看不下去,以后你的文章我先看,挑出老白虱,然后 用红字标出,再上传给你。我的随笔公众号错别字立减 100%,一句广告语:"蟑螂死光光。"偶尔故态复萌,那是 忘了看修改稿,偏离了朋友营养,自然漏洞百出。

王新生教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教研室主任。 完整面聆先生的日本中系列课程,后又追随先生带队的 几次日本游学,听王教授畅谈日本,最受益的一次是在日 本的居酒屋,先生端起酒杯,眯着眼,陶然忘形,我与陈柏 金均非先生对手,我们都瞌睡了,先生依然悠然自得。先 生喝酒很少吃菜,有问必答,且问不倒。老师会讲课不算 本事,因为有备而来。接受学生全方位的提问,不知暗箭 从何方射来,方显大师本色。去年我去土耳其旅行,写了 系列随笔,请北大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教授审阅,看 到他的红字修改稿,订正后,方敢发出。明年我将去英国 逛逛,难免技痒写些文化随笔,我一定先请谈峥先生(复 旦外文系教授)过目斧正,为我的缺陷打补丁。也许我有 点憨,承蒙这些朋友不弃,朋友的"多闻"是我的遮羞布。 我的文章应标注:"集体执笔,李大伟创作"

我经商之余,还写专栏,朋友们好奇地问:侬忙得 过来啊? 我说绰绰有余,因为我身边有许多有营养的 朋友,他们的辅助,让阿斗不出洋相。

倘若止步于酒肉朋友,那么朋友只有负营养,随之 而来:"水平不高,血压很高;工资不高,血糖很高;情商 不高,血脂很高",但没有酒肉朋友的铺垫,哪来直言不 讳、肝胆相照的营养朋友?

是药三分毒,补药也有副作用。

灵、倾吐心声的绝妙佳处, 他们自由交谈,仰望星空, 看萤火虫从头顶飞过,静听 田野送来断续的虫鸣,享受 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好不惬 意! 都打心眼里感觉到夏

夜的美好! 他们一直守着 这份美好与自由时光。

记得有一年正是"双 抢"收割大忙时节,地里忽 然遭贼了,被偷了一两千 斤谷。后来县公安局派了

个姓李的股长常驻村 里,李股长人好、随和、活 泼,记得他太阳穴边还有 一个疤,不知现在还健在 否? 那时他在村民家里 吃、在队屋里睡,白天走访 调查案情,晚上与村民在 道场上乘凉。他健谈、会 唱歌,一首曲子唱得老少 齐鼓掌,村民夜夜乘凉要 他唱。那时乡下文化生活 匮乏,李股长为大家带来 了欢乐,也让村民增长了 见识,使夏夜充满了情 趣。现在六十岁上下的人 都还记得李股长唱的《社 会主义好》《李双双》等那 些悦耳动听的歌曲。

打从乡村有了电灯, 电视机、电扇和空调,有人 外出打工,农村就打破了-种老传统的格局,与城市接 轨了,再也看不到村民晚上 乘凉的影子,夏夜乘凉就成 了一种眷恋和同忆……



很少出外,因两家相隔近,董先生 常托他查寻一些资料,可见董先 生在家勤力地阅读和著述。

我们在这幢楼前拍了合影, 然后回曾老师家。曾老师的居室 并不宽敞,略显拥挤。我们坐下 来聊董每戡先生。说起董先生

> 曾老师记忆犹新。他 说,董先生是他的老 师,但正式交往是他 去世前的一年多时 间,1978年7月末,他

与苏寰中先生奉校、系之命去长 沙探访董先生,去了位于学工街 的董家,眼前所见令人鼻子一酸, 除了古人的"家徒四壁"真的很难 找出其他更为恰当的语言来形容 了。在这样的厄境中,董先生仍 不失学者本色,不弃学问,今年轻 一代的学人震撼而肃然起敬。 1979年4月底,他又奉命去了长 沙,然后往江西探望母亲,5月初 再到长沙买车票。于5月3日晚 卧铺离开长沙,5月4日上午10 时到达广州,把董先生一家顺利 接到中山大学。

11时许,天色渐暗,我们才 起身告别。曾老师赠著作《红楼 寻味》与

七夕会 我,又赠

《钗耸之辩》与一同前来的周寿 弟,并托我把《红楼寻味》寄给董 苗老师。我们走出不远,就下起 大雨,赶紧奔至怀士堂躲雨。风 大雨大,雨雾茫茫。此中意境,倒 契合康乐园的风雨沧桑

2020年9月29日,我收到曾 老师寄来的新作《末世悲歌红楼 梦》。这本书是曾老师为满足众 多读者喜欢《漫步大观园》的心 愿,与《末世悲歌红楼梦》两本著 作整合后重新出版的集子。自序 中,曾先生主要研究《红楼梦》作 品本身,而不是对《红楼梦》的作 者、家世、版本的研究,深以为然。

以上文字,是我得知曾扬华 教授在7月28日驾鹤西去的消息 后而追忆。时光匆匆,与曾老师 -别不觉已有五年时间。一面之 缘,曾老师却惦记我这个小辈。

七八月,是木槿花开的季节。 木槿在《诗经》里叫"舜华","舜"同 "瞬"。木槿花朝开暮落,发一日的 光华。人的生命,于永恒的时间只 不过一瞬。写完以上文字,案头那 朵木槿花,也已合拢。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杜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 本 报 印 刷 :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 在 国 内 外 6 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 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界 龙/ 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 元